

迷途的黑鲸

◎ 丁云 短篇小说选



迷途的黑鲸

◎ 丁云 短篇小说选



迷途的黑鲸

玲子传媒 ◇ 心书 28

作者◎丁云

发行人◎陈思齐

总编辑◎林得楠

执行编辑◎陈敏蓉

助理编辑◎穆燕 / 罗艳云

美术设计 / 制作◎吴培艳

印务与发行企划◎陈文旭

发行◎陈一贤 / 张君

印务企划◎廖建雄

法律顾问◎沈茂树律师

出版 / 发行◎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

印刷◎玲子传媒印刷部

地址◎ Blk 52 Kallang Bahru #04-17 Singapore 339335

电话◎ 65-62935677

传真◎ 65-62933575

电邮◎ info@lingzi.com.sg

网址◎ www.lingzi.com.sg

初版一刷◎ 2004 年 8 月

定价◎新币 10 元

ISBN ◎ 981-4157-34-1 (平装)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◇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更换◇

Copyright © 2004 by Lingzi Media Pte Ltd

Printed in Singapore

感谢树

（代序）

感

谢“国家艺术理事会”赞助部分经费。
谢“玲子传媒”总编辑林得楠先生，提供了本书的出版机会。

感谢妻萍秀，滋润了我的创作生命……

“迷途的黑鲸”里头的8篇小说，都是沾满了泪水，震栗心灵的故事。它是我出版的第6本小说集，比较前5本，也是印刷最精美，设计最讲究的一本。从92年出版“焚给泥土”开始，整整隔了12年没出书了。我曾经说：“滥出书，实为环保的大敌！”12年后，终于打破自我的“封禁令”再出书，只希望自己能毫无愧色，昂首挺胸地告诉那棵树：“你的牺牲，是值得的！”也希望自己能毫无愧色，昂首挺胸地告诉读者：“你们的阅读，是值得的！”

11.7.2004

于新加坡





目录

◆ 迷途的黑鲸	7	_____
◆ 沉默的苏菲娅	23	_____
◆ 异乡梦寒	29	_____
◆ 遥远的打扪湾	41	_____
◆ 梦回山巅	61	_____
◆ 阿萍	79	_____
◆ 一无所有	107	_____
◆ 走出孤岛	125	_____

大

士湾的防浪堤上挤满黑压压的人群。他们像郊游野餐一样带来草席、汽水、三文治、阳伞、相机和录影机，猎奇似的守候在那儿，耐心等待“鲸踪”！忽然海面翻滚起一道波浪，黑鲸的尾巴冒出水面，扬起一阵水花，惊鸿一瞥又随入海底去了，但已足够引起围观人群的满足的惊叹和欢呼了！

迷途的黑鯨



一条迷途黑鲸游进大士湾水域，流连不去，在这岛国都市引起一阵骚动，人群蜂涌到防浪堤上观鲸，一如免费游览圣淘沙海底世界的心情。环保组织及海洋研究员要发起“救鲸行动”！图运用各种方法，将黑鲸诱回深海。毕竟，浅滩绝不是黑鲸适合呼吸，生存的地方啊……。

那是黑鲸造访大士湾前两天的一个黄昏。

自从十二月南中国海的东北季风肆虐呼啸过去后，小岛上的天气骤地又转向酷热了。实里达蓄水池路口那排榄仁树的阔大叶子给晒得萎顿。奄奄一息下去！每每经过修路或建筑工地，看到一群群泰工，正遭受烈日曝晒。那本来黝黑的皮肤显得更黝黑了；那本来瘦小的身躯显得更干瘪瘦小了。汗水仿佛滴尽了，象挂在竹竿上残喘的鱼干……。

炎热灼人的天气里，黄昏显得特别长。

我骑着摩多，载着那袋旧衣物拐进靠近兵营的民栓路住宅区时，几乎可以想象到一个熟悉的画面：泰工宿舍前的小小草坪，张挂起破旧的球网，几个泰工正飞跃腾跳，叱叱喝喝的踢着藤球！在一天劳累后，回到属于自己呼吸的空间，泰工们仿佛又萌生一股勃动的生气、谈笑、踢球、呐喊……。

然而。来到篱笆外，我惊讶住了。

草坪上的草几乎不用修剪，给踩成一个藤球场。两根柱子，仍然挂着那破漏的球网，在风中摇晃抖擞……沾满泥巴的鞋子和建筑工具七凌八乱的堆塞在走廊上。晒衣架上吊挂着似永远洗不干净的工作服，而洋槐树的落叶、枯枝铺满院子。……七八个脸色



灰暗，忧沉的泰工正垂头丧气，或蹲或坐，在走廊前抽着朱律烟！

我熄了摩多的引擎，走进院子。

“喔……宋迪猜在吗？”

两个泰工把眼睨睨我，耸耸肩，不置可否，似乎没听懂我的英语。但宋迪猜这名字应该听懂吧？

其余的泰工头垂得更低，肩膀也垂得更低，烟却抽得更急，那一脸的茫然和忧虑就继续下去了……仿佛周遭再没有东西可唤回他们一个开怀的笑容了；也仿佛肩膀上永远沉压着几百斤重的铁锁，永远直不起腰似的！

“宋迪猜，我找宋迪猜……他在吗？”

这一回我用的是潮洲话，他们好象听懂了。有位年纪较长的提起头，认出了我，脸上露出腼腆的笑，向房里指一指。

“宋迪猜？……里面……”

“宋迪猜？在里面？……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回答我只是沉默，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我提起那袋旧衣服，实在想放下，一走了之的。该不该进去呢？坦白说，我只是在作访问时，跟宋迪猜有过接触。刚好同事们有批旧衣物，丢弃可惜，我就收集来，想送给泰工们，如此而已！喔……象我这样的一个跑社会新闻的女记者，芽笼妓寮，孟加拉客工的宿舍，船厂惨祸的现场，可怖的焦尸停尸间，我都闯过了！区区一个泰工宿舍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值得大惊小怪的？

我正踌躇又踌躇间，房里突然响起一阵凄厉地哀叫声……那叫声……似乎流露绝望、戮心的嚎哭，像要断气的最后一声嗥

喊！

从泰工们忧虑的神色中，我马上联想到“夜发猝死综合症”！最近喧喧腾腾的不是有这样的报导吗？单单九一年间，就有四十五名来自泰北的劳工在半夜睡梦中突然并发心脏衰竭，痛苦挣扎数分钟后即暴毙而去……。

我怔愕间，泰工们已率先冲进房里察看。

我惊惶不安地，随即踏进那阴暗、潮湿拥挤的泰工宿舍！

宋迪猜并没有暴毙。

但显得比暴毙更凄惨的，嚎哭声已变成伤心的饮泣，泪流满面，蜷缩在床角……

泰工们轮流推推他的肩膀，声声地用家乡话安慰他，开解他。

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可以这样尽情嚎哭的。我之前访问宋迪猜时，他被铁条压爆了两根指尖，肉裂开了，露出白铮铮的指骨，鲜血直流！他痛得脸色泛青，但都没流过一滴眼泪！

我仿佛重新认识了宋迪猜。

“宋迪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宋迪猜依旧在啜泣，没听到我的话。空濛的眼睛望着空濛，绝望得像被尖木穿心而过的蛾，在那儿残喘的扑翅。……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只好问其他人。

那个年纪较大的泰工抹抹满是皱纹和泥污的脸，啜嚅了一阵，终朝我讲出一句话：“他回家乡……发现妻儿跟人跑了……”

我的心骤地沉落冰冷的深潭。



回到报馆，我开始热切、专神地搜集关于泰工的资料。

根据泰国报章的一篇报导，指大部分出国谋生的泰国劳工都来自泰北的武里南府和那空拍侬府。武里南府居民多数是种稻维生的。但因稻田面积太小，劳动力过剩，所以许多青年只好借贷五万铢付给职业介绍所，来新找机会，希望能苦干几年，清还债务，赚钱回家乡养活妻儿，或购买田地。

但多数泰工来到异乡，会发现职业介绍所所承诺的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！工资过低，居留条件恶劣，被迫做超时工作等……多数非熟练的泰工，每天所得只有十六新元。只好省吃俭用，遭受屈辱也只好咬紧牙和血吞的，大约一两年才能还清借贷的钱。跟着，才有钱拿回家养妻活儿。

资料也记载了关于“夜发猝死综合症”。

根据统计，自一九八二年以来，远在中东，汶莱及新加坡地区泰工，死于“夜发猝死综合症”的约有三百名！这是个惊人的数目！医学专家对这种原因未明的猝死症束手无策。有份研究指出，泰工的“夜发猝死综合症”，可能是死于一种“类鼻疽”的病。这种病的起因是割伤或外露的伤，接触泥土里的细菌引起的。据说这种疾病流行于泰国北部村落，而一九九一年猝死的四十五名泰工，刚巧有四十三名来自这地区！

但街知巷闻的说法却不一样。有者绘影绘声谓猝死的泰工是中了降头，有者认为是过劳而死！因泰工一般上工作时间过长，午餐不吃，居住环境又差，一边又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妻儿，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戕害，因而极可能导致心脏忽然衰竭而暴毙！

我愈读下去愈心悸。新闻良知告诉我，这会是篇揭露性的，血泪交织的报导。

我决定找采访主任谈一谈。

那个烟瘾很大的采访主任正躲在楼下“吸烟区”抽烟。发黄的烟屎牙和早衰的秃头，给人一种明哲保身，凡事循规蹈矩，别乱闯“禁区”的印象。但我还是抱着热切希望地找他谈。

“主任……喔，我想弄一篇泰国工人的专题……”

“泰国工人？干嘛要写泰国工人？”主任眉头马上过敏地皱起来，捏熄了烟。

我几乎不给他思虑的机会，马上塞给他大堆的资料，和我所作的访问提纲。

“哪，你看，有许多道路，许多高楼大厦都是这批泰国劳工一砖一瓦建造的……但这一群拿微薄工资，生活条件很差，在疾病和猝死症的阴影下的泰工，却被繁华、富裕的社会所忽略，如果能将他们的遭遇报导出来……”

主任望望“吸烟区”的黄线，不耐烦地打断我。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主任，胜宝旺船厂，还有银座广场的工伤意外事件，伤亡名单一摊开，总是大马客工某某，泰国客工某某……你难道不觉得这很讽刺性吗？估计约有五万名泰工在新加坡工作，加上大马籍劳工，孟加拉籍劳工，更是个庞大的数目；他们所受的屈辱、苛待、他们在异乡的痛苦、挣扎，谁曾去给予关心，给予理会？难道要等到他们在工伤意外中受伤或死去，才有机会见报吗？”我



语气似乎难掩一股激动与忿慨。

“你看你看，你又来了！”主任好像准备跟我长期耗下去地拉我回办公室，“阿敏，你是说我们的社会太冷漠了，是吗？我倒不觉得，当非法劳工应受到鞭刑的法令刚刚通过时，许多读者也来函喧嚷一番，抗议法令的不人道。还有位律师，只收一元象征式的费用，替泰国非法劳工们仗义打官司……你看，这社会会冷漠呢？但搞专题嘛……专题嘛……”

主任一连拭抹了两次眼镜，故作凝重地。

“或者我能了解你的心境……”主任眼神闪烁，“你本身是大马人，移居这里才两年……难免常常带着异乡人的观点和感情看问题！我也听说你有位同乡在这儿，因受不了工作压力闹自杀……但请别将客工的问题渲染好吗？”

“我想写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实，什么渲染？”我有点恼火了。

“喔……这问题敏感……我们别争论了，OK？这个……新闻有新闻的尺度，有它的禁区和底线，要谨慎处理，要谨慎处理，不是闹着玩的……”主任巧妙地抛开去。“嘿嘿，不像写文艺小说，可以发泄自己，满足自我……我不反对你把这题材写成小说，可以参加XX奖嘛！”

他已经摆明态度，我知道再谈下去也是徒然，默默地收起那些泰工资料。

“喔……不如搞个黑鲸到访的专题吧！”主任临走时说：“让你上一课吧！这种新闻，又有趣味性，又兼顾环保意识，渲染大一些也没关系……咦，你没有去大士湾看黑鲸吗？嘿嘿，好像全

新加坡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两个点上了。一个是股市的综合指数，另一个就是黑鲸了……”

我没有去大士湾看鲸。

我骑着摩多，在实里达蓄水池漫无目标地兜圈子，直到霏霏雨丝洒落下来，……我忽然想起了青瑶，那个怀了孩子，闹自杀，后来被遣送回怡保的大马女工！那群异乡的游子，恰似在黑暗旷野中，依靠那一颗领航的星子，寻找梦想的人。但迷途摔得伤痕累累的，或埋骨潮冷荒野的居多，偏偏涌至异乡寻梦的，前仆后继……。

我冒雨途经泰工宿舍前，仍看到那张忘了收的破漏球网，挂在风中抖擞。……

想起第一次初见宋迪猜的情景。

当时的宋迪猜脸上焕发着神采，仿佛有无穷精力地赤脚踢着藤球。飞跃腾跳的，每赢了一粒球，便孩子气地又叫又跳的。

其余泰工跟我语言上有沟通的困难，只有宋迪猜能以流利的潮洲话接受我访问。

宋迪猜的父亲是暹罗人，母亲却是华裔潮洲人。他们是泰北武里南府的稻农，父亲逝世后，母亲怕家丁单薄，在他十八岁那年就花了仅有的积蓄，替他娶了个十六岁的泰裔妻子！

我向宋迪猜探询关于最近老泰工在看守工场时被匪徒劫杀的事，他毫不隐瞒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。甚至略带忿慨地指责工场老板在工地囤积了太贵重的建筑材料，保安却如此松弛，简直把



廉价看守员的性命当儿戏。

我深表同感。

访问结束时他忽然问我：“你有旧雪柜要卖吗？”

“旧雪柜？干嘛？”

“哦，我们正准备凑钱买个旧雪柜……新的我们当然买不起！

听说新加坡人很有钱，用了一两年的雪柜，就不要了……”

“哦……我房东刚好有个，我帮你问问看。”

临走时一场骤雨把我留住。我们又谈了些题外话。宋迪猜告诉我一些泰工的艰苦处境。

他们辛勤工作，通常要一年半才能储足五万铢！把借款的钱还清后，才有钱拿回家乡。

“那你的妻儿，还有母亲那一年半的生活费怎么办？”

“我母亲身子还好，她跟我妻子帮人家割稻，或养些鸡鸭，种点蔬菜，可以捱两餐温饱……”充满憧憬的，“等我赚到了钱，回到家乡，就可以买田的，买几条牛耕田……可以多养几个孩子……”他是第一次向一个不相干的人透露这些吗？有些腼腆、不自在的望向屋外草坪那群冒雨在踢藤球的泰工们。“其实，人的愿望是会变的，小时候跟现在的就不同……小时候我捡到一张外国寄来的甫士卡，上面有蔚蓝的海洋，大轮船……那一刻起，我就梦想有一天可以去航海，环游世界，听说轮船航行到一望无际的海洋中，就可以看到大大的鲸鱼……”

我深有同感。愿望的确会随年龄、心境而改变的！我年轻时，曾梦想当战地记者，然后到非洲蛮荒守猎，像海明威那样，一边

体验生活，一边写小说！等我在韩江念新专时，更希望自己能当个名记者，在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土地上，替自己的族群讲话……但一次“茅草行动”，报馆被关闭，报章被暂止出版，风声鹤唳中，我不得不流落到小岛来当工厂女工；过后几年，我苦修英文，好不容易钻入报界，重新当采访记者！如果现在还有人问我的愿望是什么，我准会茫然一阵子……然后回答他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我想去看黑鲸，你去不去？……”

黑鲸真的那么迷人吗？因为它体积庞大；因为它来自一个陌生、神秘的广垠的海洋？或因为它是海洋中快要灭绝的生物？或因为什么都不是，只是跟随着别人好奇的脚步……

大士湾的防浪堤上挤满黑压压的人群。他们像郊游野餐一样带来草席、汽水、三文治、阳伞、相机和录影机，猎奇似的守候在那儿，耐心等候“鲸踪”！忽然海面翻滚起一道波浪，黑鲸的尾巴冒出水面，扬起一阵水花，惊鸿一瞥又随入海底去了，但已足够引起围观人群的满足的惊叹和欢呼了！

海洋研究员开始了拯救行动。他们计划用拖网船以围墙的方法将黑鲸拖到大海，让它自然回返海洋中去。但拯救行动却失败了……

防浪堤上的人潮仍熙来攘往，川流不息。

我渐渐也对这条迷途黑鲸感兴致起来！我有点迷惑不解，黑鲸是属于远洋深海生物，浅滩决不适合它生存，逗留在大士湾等于自杀。我看到一部记录片，澳洲某海岸，成群结队的鲸鱼像疯